

抗战文艺作品巡礼

《七七的号角》——

抗战史诗的艺术凝结与历史回响

唐晓



八十五载岁月奔流，一幅未完成的油画草稿却在时间的淘洗中愈发闪耀出史诗般的光辉。唐一禾先生创作于1940年的《七七的号角》（见右图），有美术史家将其誉为“抗战美术的《义勇军进行曲》”，这一评价揭示了它作为视觉艺术中的“民族号角”的重要意义。这幅诞生于抗战烽火的作品，不仅凝固了青年学子走出象牙塔投身抗日救亡的瞬间，更以独特语言和深厚内涵，艺术再现全国抗战拉开序幕这一历史时刻。

理解《七七的号角》，必须深入其诞生之时的炽热历史熔炉。唐一禾少年时期亲历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呐喊与救亡图存的意识已深深植入其精神血脉。负笈求学法国期间，他身处现代主义艺术风起云涌的巴黎，却毅然选择直面现实、关切人生的写实主义道路。这一选择非偶然，而是源自其深沉的民族使命感与对五四精神内核的弘扬。1934年学成归国，任教于武昌艺术专学校（以下简称“武昌艺专”），他迅速将这种现实关怀注入教学与创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彻底点燃全民族抗战的烽火。武昌艺专，这所华中地区的艺术重镇，迅速转变为抗战文艺宣传的前沿阵地。唐一禾的艺术观念也发生深刻转变——艺术不再是象牙塔中的精雕细琢，而是唤醒民众、鼓舞士气的有力武器。他率领学生走出画室，以画笔为枪，以颜料为弹，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洪流。

这一时期的唐一禾，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与组织力。他策划并指导学生创作了大量巨幅宣传布画，如《正义的战争》《还我河山》等。这些作品主题鲜明，形象生动，笔触粗犷有力，色彩对比强烈，被高悬于武汉的车站、码头、街角，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炬，点燃千万民众胸中积郁的怒火与抗争的勇气。唐一禾的艺术实践，既响应了“艺术为抗战服务”的时代号召，也为他构思更宏大的抗战史诗奠定基础。

《七七的号角》虽被标记为大型油画创作的“草稿”，但其艺术完成度、精神震撼力与历史价值，远非一般意义上的草图所能媲美。画面中心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宣传队，他们正踏着坚定而略显急促的步伐前进。画中人物左起依次为夏禹卿、徐莹、刘一辰、王子惠、朱玉如、倪正方、侯日逊，他们是与唐一禾朝夕相处的学生。艺术家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精准捕捉他们的神情姿态——或坚毅凝重，或慷慨激昂，或沉着专注。这种基于真实个体的描绘，赋予画面无可辩驳的历史真实感和情感冲击力。同时，学生手中的道具既是抗战宣传的工具，更富有象征意味。号筒象征唤醒与号召，铜锣象征警示与集结，画具与幻灯机象征艺术作为武器的力量……这些物品共同构成一个关于抗战宣传的视觉符号系统，将青年知识分子的具体行动升华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普遍意象，是具象与象征的完美融合。

画面采用横向行进式构图，人物排列错落有致，形成一股向前涌动的视觉洪流。背景处理极为简练，强化了人物群像作为画面主体的地位。这种动态构图不仅生动再现了青年宣传队行进的状态，更象征着觉醒的中国青年汇入民族救亡的大潮，勇往直前。画面整体色调深沉厚重，以大面积的暖褐色为主，辅以人物衣物和道具的亮色块，既烘托出抗战的艰辛，又折射出希望的光芒。

《七七的号角》并非孤立之作，它是唐一禾精心策划的抗战史画《伟大的行列——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这部未竟史诗的悲壮序曲。从现存资料和草图构想可知，《伟大的行列——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旨在描绘全中国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宏阔场景。《七七的号角》这幅“草稿”所展现出的群像塑造能力、动态把握能力和情感张力，足以让我们窥见唐一禾对这部鸿篇巨制的宏

大艺术构想以及其中蕴藏的深沉家国情怀。

残酷的战争打断了唐一禾宏伟的艺术计划。随着战局恶化，武昌艺专被迫踏上西迁之路。在颠沛流离、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中，唐一禾的艺术生命却迸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画布、颜料成为奢侈品，他便就地取材，以蚊帐布、土麻布替代画布，用简陋的颜料坚持创作，完成了《女游击队》等一批中国现代油画史上的重要作品。这些画作连同《七七的号角》，共同构成唐一禾抗战艺术的关键篇章。它们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精湛的写实技巧、饱满的爱国热情，反映了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的精神风貌和抗争意志。

85年后，重新审视《七七的号角》，其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依然震撼心灵。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真实记录了抗战历史，更在于其中蕴含的艺术真谛和精神感召力。在抗战救亡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唐一禾坚持并发展的现实主义艺术，因其深厚的叙事能力、直观的感染力和广泛的群众接受度，成为动员民众、鼓舞斗志的有效视觉武器。正如《七七的号角》以其精湛的写实技巧，使宏大的民族精神具象化为可感可知的血肉之躯，唐一禾用实践证明，伟大的艺术必须深深扎根于时代、国家和人民的土壤之中，将个人才情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在艺术观念多元化的当下，这种以深厚人文关怀为根基的创作形式，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时代意义。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七七的号角》更显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激励新时代青年继承和发扬这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与奋斗精神。这幅作品以其永不熄灭的艺术光芒，持续吹响传承与奋进的时代强音。

（作者为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实验艺术学院院长）

艺坛走笔

中国工笔画作为东方绘画体系中的瑰宝，历经唐宋发展高峰，以“层染复罩”的技法体系与“立象尽意”的美学内核，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趣味。及至当代，工笔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盛景。作为对近5年工笔画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工笔画作品展”，为审视工笔画的时代发展打开一扇窗。

展览直面三个时代命题：技法层面，探讨“尽精微”的描绘如何升华为“意象性”的文化表达，这涉及工笔画从形质描摹到精神传达的本体建构；创作层面，思考固有程式如何孕育自主创新，探求的实质是传统法度与现代审美的辩证关系；技术革新层面，回应人工智能介入工笔画如何守正创新，这关乎文化基因的当代存续。这三大命题呈递进式，形成对工笔画现代性转型的系统性实践与思考。

观察作品可以发现，工笔画的当代发展呈现立体多维态势。一批名家之作，以高超的技法和鲜明的风格，为工笔画承前启后积淀了厚度。越来越多的作品通过对传统程式方法的现代演绎，凸显工笔画“东方”绘画特质。还有不少作品将社会发展等现代主题纳入表现范畴，在葆有个体意识和丰富情感体验的基础上，拓展了工笔画介入社会的维度以及表现的层次与深度。35岁以下创作者的探索更多元，不少前卫实践彰显工笔画新人求新求变的特质和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

当代工笔画之所以能够实现多维突破，一方面在于创作者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与个体生命状态的描绘，使工笔画从传统图式转向现代表达，形成“精微描绘—现实观照—家国情怀”的叙事链；另一方面在于，创作者以跨界之思维创新材料和技法，通过综合材料、矿物颜料厚涂形成新肌理，既保留线条韵律等中华美学特质，又引发对“色薄意厚”审美意蕴的当代重构问题的关注。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院教育的推动与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形成了创作理念与社会需求的双向互动。

在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升、新艺术形式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下，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均以中华美学为基，通过遵循师法自然的创作原则与跨文化融合的实践，表现出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传统美学理念的继承，以及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创新的积极回应。意象性探索与个性化表达已构成工笔画创新的核心，在“以工尽意”的理念下，创作者不再拘泥于客观再现，而是通过主客观结合的形式，展现新时代精神气象。

工笔画创作的当代意义在于搭建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桥梁。面对人工智能挑战，工笔画的创新不是颠覆传统，而是激活传统的生命力——实现民族审美精神的代际传承与跨文化传播。这种发展路径既回应了本次展览提出的“工成当代·固本开新”的时代命题，也为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作者为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



谈艺录

我多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同时也从事书法创作，切身的体会是学海无涯，艺无止境。耳顺之年后，时常想起王朝闻先生常说的8个字：“不到顶点”“再探索”。不到顶点提醒创作者还有探索空间，“再探索”则催人发幽探奥，不断探索艺术的至理至善。

我更切身的体会是，研究艺术如荡舟海上，需要双楫，一楫是学问理论，一楫是创作实践。双楫摇起，相互配合，艺舟方能行稳。艺舟双楫，直白一点说，就是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相结合。近现代以来，艺术有了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之分。人的精力有限，择有取舍，术有专攻，时代使然。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不可片面理解这种区分。分是为了合，分是过程，合是结果；分是手段，合是目的。缺乏学术思考和学问修养，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艺术家。同样，没有创作实践带来的切身体会，也很难成为出色的理论家。为什么前輩们一再强调学问、修养和理论认识的重要性，又一再告诫“不通一艺莫谈艺”，深意即在于此。

多年来，我走的是“持艺舟双楫，求学艺相成”之路。我的学术研究，包括书法但不仅限于书法。理论方面，既有古代书家的专题研究，也有现当代书法研究。创作方面，既有案头的小字书法，也有走向山川的擘窠大字。小字书法多用于案头题跋。我曾尝试用章草书法撰写跋文，或诗或文，或长或短，批评鉴赏与作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觉继承这一传统，坚持“我心写我诗，我书写我诗”，力求打通诗文、书法与艺术史论研究。

我的“写山”艺术实践更是从研究古代摩崖书法中得到的启示。30多年前，我曾至山东泰安泰山经石峪、山东邹城四山考察北朝摩崖刻经，研究摩崖石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艺术和景观艺术，研究的同时萌发“写山”之想。近些年，世缘多助，得践“写山”之夙愿。走进山川，选址立意，构思文本，攀岩书丹，镌刻传拓。这种笔走山川的创作体会，大大不同于案头书法。与天地对话，与山水融为一体，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观艺术，其中有真乐焉！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上图为“一画心源——李一书法展”现场。

湖北美术馆供图

“纪念英韬先生百年诞辰——英韬漫画展”近期在人民日报社展出。

老观众来观展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看多了谐趣、搞笑漫画的年轻人，则对讽刺性漫画有了新、奇、特的感受。

英韬先生以勇于批评闻名漫坛，漫画界称他是站在讽刺前沿的漫画家。这次展览的作品有一部分是他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国际时事漫画，其中一些讽刺西方霸权的作品，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其余大部分是表现社会题材的漫画，讽刺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腐败分子、愚昧落后的旧思想等。他以敏锐的观察力、贴切的比喻、幽默的手法和老辣的艺术表现力创造出的经典之作，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英韬为人低调，忠于艺术、敢于批评”伴随着他的生平。他的创作理念是：漫画画的是思想，漫画家要做第一个“发言人”。所以他的作品视觉独特，总能第一时间抓住社会热点，稳、准、狠地抨击假恶丑。他常说，漫画是比喻的艺术，比喻一定要准确，否则会误导读者。他用的喻体都是大家熟悉的，像体育、音乐、舞蹈、戏剧、医疗、经典之作，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英韬为人低调，忠于艺术、敢于批评”伴随着他的生平。他的创作理念是：漫画画的是思想，漫画家要做第一个“发言人”。

所以他的作品视觉独特，总能第一时间抓住社会热点，稳、准、狠地抨击假恶丑。他常说，漫画是比喻的艺术，比喻一定要准确，否则会误导读者。他用的喻体都是大家熟悉的，像体育、音乐、舞蹈、戏剧、医疗、

漫画万象 笔写丹心

徐鹏飞



科技等领域的元素都经常出现在他的漫画中，为主题服务。如漫画《无动力干部》中，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后背上插着发条手柄，手柄上写着“等待指示”。这个喻体就属于科技范畴。站在他的作品前，新老观众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感受，但笑声是一样的。这场漫画展览，不仅带来视觉的享受，也拨动了我们的心弦。这就是漫画的魅力！



▲油画《盛夏》，作者妥木斯。

广东珠海，一道优雅飘逸的弧线，自小横琴山起，向南自然弯曲，延伸至天沐河畔，勾画出横琴文化艺术中心的设计初衷——建筑自成山形。

3个超大尺度的拱形空间成为建筑的“呼吸孔”，每一个孔洞既是光的通道，让人感受到时间的流转与自然的呼吸，又分别承担着图书阅览中心、文化

演艺中心、多功能展览中心的功能，营构成开放共享的“城市客厅”。从空中俯瞰，屋顶绿意盎然，层层叠落，编织出一座美丽的空中花园。

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这座大湾区新地标，正与横琴的青山绿水一同滋养着人们的生活，持续激发着城市的内在生命力。

美術
本版邮箱
msfk@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徐红梅
马苏薇
版式设计
赵偲汝

琉光璃彩耀千年

赵冉

夏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游人如织，“明星文物”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更是人潮涌动。与之相呼应，该馆“琉光璃彩——淄博琉璃艺术展”上，一件琉璃制的凤冠同样引发关注。历经千年的琉璃艺术，正以新的形式折射出万般光彩。

受传统文化“君子比德于玉”的影响，在中国，琉璃首先作为玉的替代品而被认识和接受，又因其制作不易、脆弱易碎，愈显珍贵。唐代白居易有诗言：“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琉璃既承载着人们对澄澈通透的精神追求，也饱含哲思——极致的美好往往伴随着与生俱来的脆弱，短暂的精彩亦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早期琉璃多无大件，珠、簪、环等为其主要形态。南北朝以后，随着吹制技术传入，琉璃的形态更加丰富。至清代，宫廷琉璃器造型典雅，纹饰繁复，有刻花、画玻璃、洒金等品种，成为古代琉璃艺术的一座高峰。淄博琉璃秉承余绪，以民间吉祥文化为根基，创造出大众喜闻乐见的琉璃器。

如今，越来越多的琉璃艺术创作者在制作技艺、审美观念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开创艺术新风。有创作者将琉璃烧制和内画两种技法融为一体，创造出“炫彩内画”。留白处的勾画，与琉璃的本色、奇妙的光学反应共同构成新的美学意境。

古代琉璃多见黄、赤、蓝、白、青等颜色，今天的琉璃色彩更加斑斓。琉璃艺术创作者尝试进行多种色彩实验，将当代审美追求与中华美学精神相结合。韩美林先生参与设计的《琉璃墨彩》，便利用琉璃的流动特性重构水墨线条，既保留传统美学意境，又以流光溢彩赋予水墨新的生命力。

可塑性是琉璃的重要特性，也是创作者思想观念和艺术表现力得以“外化”的依托。近年来，借助灯工——一种热成型工艺，许多创作者持续



拓宽琉璃艺术的表现力，如展览上引人关注的《蝴蝶灵蛇花冠》等。这些作品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或在与西方玻璃艺术的交流互鉴中更新技法、观念，使琉璃艺术在火的淬炼中历久弥新。

当下，琉璃艺术依旧在寻找着属于自身的美学表达方式。如何将琉璃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何在通俗与高雅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如何兼具视觉冲击力和精神内涵……这些问题需要新一代琉璃艺术创作者认真思考，在对美的求索中用火焰去书写答案。

（作者为淄博市博物馆副研究员）



▲结合传统琉璃工艺与现代艺术创作的《邂逅》，作者刘媛。赵冉供图